

廣東通志

卷五十五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四一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九四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口五五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550)		
函號	291	97	

五五〇



廣東通志卷第五十五

淺草文庫

列傳十二

人物二

隋

唐

五季

程收者潮州程鄉人爲人惻怛無華性嗜讀書不慕榮達素以忠信結人人服其行誼有不平者不往訴之官輒質成於收收爲之辯是非曲直咸心服而退當時化之心有愧忤者望其廬輒思改過有陳太丘之風焉收生於南齊時歷梁陳而行誼大著於隋至義寧初乃卒年九十餘後人思其德名其里曰程鄉因以名縣云收二子長松字伯材事父母最孝終日怡聲未嘗大言疾語隱居不應薦辟次杉字仲材仁



廣東通志卷第五十五

列傳十二

二

壽中以學術被徵隋末爲弘農郡守雁父憂葬後值
天下大亂遂棄官遯于攸邑之靈谷習靜日久絕有
神異常端坐默默如泥塑者一出語輒豫知人禍福
鄉氓每值旱澇往拜禱之許諾輒應後壽至百餘歲
卒人以其肩壽因誣謂羽化稱爲真人焉據潮州志
長沙志參

麥鐵杖者始興人也少貧賤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
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
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
陽頽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

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
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
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
蔡徵曰此可驗耳於杖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
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日反奏事
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
居清流縣遇江東友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
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
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
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

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
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
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
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
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起兵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
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
法令群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
何姓鐵杖應聲對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
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

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
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
所在豈能艾炷炙額以瓜蒂散鼻治黃不差而計死
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謂曰阿奴當備淺色
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忠
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
鐵杖跳上岸與賊力戰死之武賁即將錢十雄孟金
义亦死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
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厯問罪先登陷陣節
高義列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

彭飾德可贈光德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
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
夫賜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次平壤道
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
外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賜
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
武牙郎錢傑素交友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
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
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傑欲於顯福
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

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據隋書南

雄志
參脩

區澤字伯仁連州桂陽人少好學讀書脩行爲鄉閭
所推重州近荆衡多流徙招集至門擇其智勇者予
之資本使得經商因編爲什伍使衛鄉閭歲終會計
常令有餘毋致不足大業中改州爲熙平郡適郡守
缺即拜澤爲熙平郡守帝荒遊駐輦江都盜賊蜂起
大江以南日夕倣擾澤練集家兵以遏要路蠻邏爲
之肅然且耕且守盜不入境時邵文進保有廣韶二
州視蕭銑林士弘二雄強弱以爲向背澤惟以生殖

休息為務絕不與通會唐高祖代隋澤舉郡歸附荆
 粵得免於兵戈之患澤之功也天下甫定澤閉戶謝
 事不受唐官爵士論歸其高後卒于家民立祠祀之
 祠元季燬于兵火舊址尚存號區太守廟在州北三里與鄧魯廟
 相並據廣州舊志

審純字如和廉州人南海以西溪洞自漢晉來審族
 最大世為俚帥蠻獠皆歸之純少警敏通章句頗善
 書父宣甚愛之伯父猛力陳禎明時為安州刺史役
 服不宥輸貢于陳令宣治大廉洞而自居欽江隋高
 祖平陳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往嶺表撫交趾因諭

猛力入朝會猛力病劇臨終許稠遣子長真入侍其
 後長真歸隋拜鴻臚卿而留宣為合浦太守純隨父
 往來廣循嘗至羅浮及歸見安京山嘆曰此即羅浮
 形勢也因大書易山名為羅浮山上有石後有如和
 題者是也長真仁強兼并鬱林數郡隋末梁主蕭銑
 畧地至番禺長真歸附時交趾太守仁和撫綏荒憬
 甚得夷情林邑諸國遺明珠文犀金寶其富埒於
 王者獨不附銑銑聞和仁長仁以南粵蠻俚攻和
 和懼欲出迎長真其所署仁高士廉曰彼兵
 遠來勢不得久乃逆擊破之長真敗歸尚欲再舉宣

諫止之會銑為唐所滅武德初長真與宣皆以地降
詔授長真欽州都督宣卒以純為廉州刺史純善撫
衆招徠蔡龍峒民闢其四境請立為縣已而徙刺合
州族子道門刺南越州為高州首領馮暄所陷純舉
仁擊退之貞觀初長真與暄皆卒而暄弟益反叛晏
欲攻純純閉境自守唐遣中庶子張玄素填撫至廉
見純謹厚有禮教其子弟讀書蠻俗向化甚稱獎之
後卒于官據新舊二唐書
廉州志參條

馮益字明達高州良德人其先羅州刺史融系出北
燕語在事紀祖高涼太守寶世守本郡至益三世矣

隋仁壽初益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益馳至京
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
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益發江嶺兵擊賊平
之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
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
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授林士弘節
度殺官吏益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智臣復聚兵拒戰
益進討兵始合輒釋智臣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賊衆委
戈肉袒而拜徒衆潰散寶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
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益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

唐雖應運而風教一越一隅無所繫屬公克平
二十州地數千里名二請上南越王號益曰吾
居越五世矣牧伯惟三姓子女王帛吾有也人生
富貴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故自王哉武德五年始
以地降高祖析爲高羅赤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益上
柱國高州總管封吳國公尋改越國公拜其子智戴
爲春州刺史智或爲東合州刺史益徙封耿貞觀初
或告益叛益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暮發
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
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

武不勝辱且益不及未定時畧州縣搖遠夷今四海
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益懼必自來帝乃
遣散騎常侍常叔諧喻益益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
言賢於十萬衆時暮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益
可擊狀帝不許罷之五年益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
竇諸洞獠叛詔益率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不
可攻益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
七人賊退走益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
慰省賞予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益善爲治閱簿最摛
姦伏得民懽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

十人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被弑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絕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爲謀主會盜至智戴得與盜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竒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恣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

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

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

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據新舊唐書高州志參脩

陳頽德慶人少讀書仗義明練孫吳洞達權變隋末

馮盎調兵端溪頽集鄉鄰丁壯赴之事平拜瀧州刺

史撫循有方惠澤及民聽訟必集耆老咨詢再三而

後決遠近稱平後盎歸唐頽亦至長安預燕賚歷勤

白二州諭洞俚皆輸租賦違令者以金贖罪綏輯有

功進位奮武將軍卒鄉人即其所居金林鄉立祠祀

之扁曰興化云據肇慶志脩

陳元光揭陽人先世家潁川祖洪丞義安因留居焉
父政以武功著隸廣州揚威府元光明習韶鈴善用
兵有父風累官鷹揚衛將軍儀鳳中崖山劇賊陳謙
攻陷岡州城邑徧掠嶺左閩粵驚擾元光隨父政戍
閩父死代為將潮州刺史常懷德甚倚重之時高士
廉有孫璇嗣封申國公左遷循州司馬末隆二年盜
起攻南海邊鄙璇受命專征惟事招慰乃令元光擊
降潮州盜提兵深入伐山開道潛襲寇壘俘馘萬計
嶺表悉平還軍于漳奏請創置漳州謂周官七閩宜
增為八詔從之就命元光鎮撫久之殘黨復熾元光

力戰而歿事聞上旌其忠初贈右豹韜衛大將軍詔

立廟漳浦開元四年追封潁川侯詔賜彤弓二以彰

有功謚昭烈據廣州舊志一統志參脩○陳子昂集

封尚東陽長公主璇以駙馬元子為尚衣奉御屬宸

宮攝難巫蠱禍興坐堂第岐左遷循州司馬末隆二

年有盜攻廣州邊鄙被其災皇帝哀維越之人罹其

凶害以名家子才足理戎迺命專征且令招慰奉天

子威令以諭越人越人來蘇日有千計欲巡禦象林

觀兵海裔因追寇至廣州遇疾薨於南海旅次觀此

則琬以綺紉弱質不能將

兵而付托元光大畧可見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也祖佛智以來世為嶺表酋長
集原幼有孝行父龍樹欽州刺史纔有疾集原即終
日不食水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苦塊悲感行路

郎瑩作廬終喪三年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讓諸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及用兵行師復以智勇稱累以功累遷冠軍大將軍封穎川郡開國公孫仁謙仕至銀青光祿大夫都知兵馬使有能聲時稱陳氏爲嶺表世勲四代皆祠于鄉

賢云

據新舊唐書一統志肇慶志參脩

甯原悌欽江人甯氏世爲合浦豪族原悌即刺史純從孫也純能以詩書禮義教其族人原悌少好學武后永昌元年舉進士以賢良策試于廷時對策者千餘人詔吏部尚書李景謚糊名較覆以張說爲首后

覽對置說乙科而擢張柬之第一原悌第九原悌出荒服得上第朝野咸歎異之授秘書省校書郎累官至諫議大夫睿宗景雲二年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后冥福原悌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都宜城以庶孽抑損而獲全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覽而善之原悌玄宗朝復以諫議兼脩國史一日玄宗

取所脩史閱之見直書隱巢事諭曰白馬求卿黃金
贖罪卿以為何如原悌扣首曰周公誅管蔡季友鴆
叔牙雖太宗不得已之誅亦隱巢有以自取爾由是
忤旨去官卒葬於大墓山詔發五府兵以給葬事立
祠於上蒙村今靈山縣西有原悌讀書之所有石室
石壁兩石人夾待祠在欽州北二里曰諫議廟云
宋
問宋公宅送審諫議詩宋公受創宅庾氏更誅茅間
出人三秀平臨海四郊漢臣來絳節荆牧動金鏡博
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露荷秋變節風柳夕鳴稍一
散陽臺雨方隨月鳥巢○據資治通鑑唐會要廉州
志一統志參脩志皆
誤以原悌為悌原

敬元禮番禺人以薦官吉州參軍武氏之亂御史李

福業嘗與桓彥範謀討平之及武三思因帝后用事

彥範等被殺福業亦流廣州元禮見而敬重之日與

洽御福業嘗賦守歲詩元禮訝其催年之句唐詩紀事福業

嶺外守歲詩云冬去更籌盡春隨斗柄迴寒暄一夜隔容鬢兩年催已而三思遣吏捕

之亡匿元禮家吏捕得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元

禮曰公窮而歸我我舍公奚忍乎見者傷之咸歎為

忠臣義士據唐書番禺雜記參脩

韓登字伯源南海人曾祖瑗顯慶中為宰相諫廢王

皇后立武昭儀帝大怒褚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許

敬宗李義府誣瑗不執貶海南卒義府復奏籍其家

子孫配廣州官奴澄生長南海屬志讀書嘗默禱于
 羅浮山神祈復世讐義府死後始以秀才得薦官至
 汲郡太守郭英又作變澄有軍功自普州刺史加尚
 書兵部郎中嘗巡歷至義府墓私發其尸鞭而刑之
 以報不共戴天之恨果符向所禱人皆義之從孫子
 泰元和中官至漳州刺史悉心為治官吏懲懼百姓
 安寧韓愈刺袁州常舉泰以自代云據唐書羅浮志參脩
 張弘雅韶州曲江人晉司空華之後其先家范陽方
 城隨晉南遷曾祖守禮隋塗山水祖君政韶州別駕
 因留家焉父子虔賓州司錄參軍高宗顯慶四年嶺

南帥府舉弘雅明經填帖皆中首得及第粵俗自是

霽霽多經學之士矣其弟三人弘矩洪州都督府參

軍弘載端州錄事弘顯戎城令從子九齡

九齡字子壽舊唐書一名博物君政生剡縣令子胄子胄生

索廬丞弘愈嘗僑寓南海生九齡其夕母夢九鶴盤

天而下故以為名舊唐書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都督幼聰敏七歲知

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嗟賞之

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

毀庭中木連理中宗景龍元年擢進士第二人始調

校書郎玄宗在東宮舉天下文學之士以道侔伊呂

科策高第遷左拾遺時帝初即位未郊見九齡上疏
曰天者百神之若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
必重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
未登而闕其禮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
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
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
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
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
載而未行大報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
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

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朝之
典無遺矣又言乖盭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
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乂之一吏不明匹婦非
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
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
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
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
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
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
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

言哉。眊度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

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枚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爲僥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滑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劔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

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入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考乃萬計京師采物無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其賢能各有

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衆所見推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數四號稱詳平開元十年遷司勳

員外郎特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
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十一年
進中書舍人十三年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
書及所親攝官升出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
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今登封
霽澤千載一遇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黻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
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
文融方事田法有所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
齡爲言說不聽俄有融等痛詆說幾不免九齡亦改

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
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
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
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
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
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令歲
時伏臘聽給驛省覲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豎不勝
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其家樹二十一年十
二月奪哀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
辭帝頗以爲嫌答以喪已踰年不有至孝誰能盡忠

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竟弗許明年遷中書
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
復置十道採訪使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惟
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帝賞異
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
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交善終始不渝甚爲當時所
稱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
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
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
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行爲帝所知內忌之乃引
涼州都督牛僊客爲尚書知政事九齡又執奏曰不
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
選有德望者爲之僊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
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
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
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
以僊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
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僊客擢胥史目
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僊客臣實耻之帝滋不悅翌日林甫進曰僊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僊客不疑九齡既及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僊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奏僊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始至惟文史自娛朝廷

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開元二十八年春請還展墓五月遽疾卒于私第年六十有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樽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帝重九齡文行諫行言聽及上金鏡錄帝雖陽為嘉尚實嫌其諷諭自爲司勳員外郎加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進正議大夫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

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
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之動色故卒九齡相而
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
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
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
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
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
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
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且有先覺爲之泣下且遣
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

而能取此書奏聞使行于世皆所罕見也齊基詩尤
高嘗自謂少從竹林先生徐張學詩得四大法門律
詩學老杜長篇學東坡絕句學荆公古詩學魯直訓
迪後學每以此教之其詞翰踔厲自成一家有集傳
于世今不存時又有雷庠者字長善陽山人也少力
學強記嘗登岳陽樓斷古碑一閱即能記憶三預鄉
薦後舉制科調衢西安令據廣州人物傳修
莫天祐字均作封川人奮志讀書嘉定間廷試及第
任連州司法叅軍改知道州寧遠縣一門子姪俱領
鄉薦郡人榮之據肇慶志修

郭安仁海豐人少遊邑校能自檢飭博士黃以寧稱
之曰安仁好脩之士也登授宣教郎知循州龍川縣
行廉政平循人愛之據惠州志修

陳南一興寧人少力學家城中自築莘莊精舍藏脩
其間文譽燁然嘉熙元年登進士第官至翰林宣教
行業卓冠流輩邑人宗之祀于鄉賢祠子采孫惟賢

皆為校官

據惠州志修

李鼎英字俊明番禺人寶慶間以春秋擢進士第三
人初調汀州推官遷太學正除武學博士未行摧鋒
戍卒繇惠寇廣隄與之登城撫之鼎英偕楊汪中出

城諭賊事平召除太學博士試館職為校書郎累疏
言事上意嚮納丁喪服闋淳祐初赴闕擢右正言劾
奏知臨安府趙與簞聚斂害民理宗難之至牽裾力
諫後罷歸適權鄉郡丘迪喜電殺無辜鼎英繳告勅
乞辨平民之寃於是全活甚多以此竟褫閣職而歸
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
贛州被召赴闕兼國史實錄院檢尋擢龍圖閣待制
吏部侍郎屬中官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攻
之俄解言職鼎英奏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歸居文
溪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據廣州人物傳修。論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

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李鼎英信兼有之觀其凌擊
賈史輩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諛爲之寒膽惠先鄉
間寧視職而不顧粒饑氓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曾
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
存藁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
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
文溪直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以進而易
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
喜不以已悲蓋亦庶幾乎浩然乎
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己卯鄉薦爲人謙和舉動不
妄少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隣女越垣潛
至應辰呼蒼頭明燈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即遷於他
室居邑之紹興橋與翟巨爲比隣有以屋前之田來
售者將立券應辰曰此田跨吾一家之門吾全售則

察使會兄九齡入相奏言母老乞歸不許令九臯辭
遠就近乃左授南康別駕季第九章亦爲桂陽長史
以便歲時省覲無何罹母憂兄弟俱苦塊盡哀勺飲
不納以致骨立每行哭則畜犬隨號且有白雀馴狎
之祥鄉閭異之服闋除殿中丞又遷尚書職方郎中
已而九齡謫荊州九臯亦貶外臺遂歷南康淮安彭
城睢陽四郡守系有政績詔書褒異遷襄陽太守兼
山南東道采訪處置使以惠澤澄清著名進封南康
縣開國男屬西南夷騷動勢連川廣乃除南海太守
兼五府經畧節度使攝御史中丞召募敢勇繕治樓

船餉運不之用省功倍而嶺海莫安上賜手詔褒之
 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溪洞買遷貨舶輻輳禁其豪奪
 遠人如歸秩滿遷殿中監入朝被委辨服御器用且
 夕勤勞成疾天寶十四年四月卒于西京年六十有
 六贈廣陵郡大都督府長史子九人捷端州刺史擢
 右金吾兵曹參軍拱不仕擢昭州刺史抗檢校戶部
 郎中後為侍御史氣高能直諫哲不仕捍建陽令揆
 援不仕抗子仲方最知名據文苑英華詔州志參脩
日夕虞李林甫加害作詩二章一則曰象口金可鑠
孤心絲共勢二則曰浩蕩出江湖翻覆如波瀾又秋
懷二章一則曰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二則曰小
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蓋林甫威燄熏灼而揚國忠

之黨布列中外不知其幾千百人噴香背憎其危甚
 矣史稱楊貴妃有寵中外爭執器服珍玩嶺南經畧
 使張九臯以所獻精靡加三品蓋曲江公沒於開元
 末事勢已不勝其危則九臯節度時正在天寶之世
 不得已而求免禍爾豈真以此求進用哉觀其諸子
 至後聯有不仕者則可見矣元韶州志謂九臯嘗節
度劍南一子留成都宋紹興丞相張浚其後也然九
臯歷仕未嘗至蜀今考朱子撰張丞相行狀謂九臯
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
勤克勤生緝緝生紀紀生璘仕僖宗時為國子祭酒
幸蜀因居成都生子庭堅庭堅之子咸
其國公即丞相之曾大父也庶得其實

九章天性孝友嘗與兄泛海各在一舟風濤大起自
 分同沒中宵漂泊明發各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人
 皆異之以此占其他日必貴始仕廣州南海令累遷
 桂陽郡長史同九齡九臯居母喪皆毀不勝衣終喪

哀慕如初喪時服闋歷温吉曹三州刺史入為鴻臚
 卿天寶五載為嶺南經略節度使好為民興利務在
 富之百姓歸心戶口倍增後為義王府長史奉冊書
 封南海神為廣利王刻碑于廟今尚存子九人招大
 理評事據金華令授陽川主簿操沂州司馬橫授搆
 不仕採雷州刺史括不仕據詔州志脩舊志以九章
 為九章弟非也○按曲
 江集初秋憶金均兩弟詩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
 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憂喜嘗同域飛鴻忽異林
 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又有尚九章邑宰南海詩
 則九金九均乃九章之弟也唐書宰相世繫表又有
 九賓生三子於江都丞撫懷州參軍扑豐城令疑是
 金均史一人改名九賓可知矣又有河發還鄉示諸
 弟詩歲陽亦頽止林意日蕭滅云胡當此時緬邁負
 為客至愛孰能捨名義未相迫負德良不貲輸誠

所惜一木逢厦構纖塵願山益無力主君恩寧利安
 卿壁去去榮歸養憮然歎行役此作疑在未入相之
 先奉使南
 海時云

仲方字靖之童時朗秀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
 非常必為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貞元中仲方進
 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闋補
 秘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為邠州從事後郢為御
 史大夫首請仲方為御史歷倉部員外郎會呂温羊
 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温
 貢舉門生出為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為度支郎中時
 太常定吉甫謚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為敬憲仲方駁

議諸者易名請諡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
善善惡惡不可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
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
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
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
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
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載元后者端
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
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
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
肝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耻曲人不得在畝緝婦
不得在桑耗欽賦之常費散帑虛宗之中積微邊徼之
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齒豁成岳酷毒之痛號訴
無辜勦絕群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君
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
取不可以枉致為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
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訂謨
廟廊之輔較其功利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
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

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為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
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內豈不近
之樞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
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
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憲憲義以
為敬格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
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
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
貽諸史官請侯蔡冠將平天下憲宗方用兵惡仲方
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謚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
深言其事而吉甫之黨加譖上由是怒甚貶為遂州
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
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為隋鄭州刺史日為太宗疾
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歲
久刊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脩飾仲方再刊石記之

以聞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
召仲方爲右諫議大夫時鄆縣令崔發因辱小黃門
敬宗赫怒付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宥仲方上
疏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殆被於
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帝當童
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
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
延英面論言甚邈激帝止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
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
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太和初出爲福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爲太子賓客五年四
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爲太子賓客
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爲常侍九年
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兩
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
引接逡巡閣門使馬元贄斜開宣政門傳宣曰有勅
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贄宣曰仲方可
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既視事不尚苛刻時將
相從累者皆大僚仲方密令識之旋下詔許令收葬
得認遺骸悉實仲方之力也月餘鄭覃作相以軍人

橫恣仲方過寬不能制乃用薛元賞為京兆尹出仲
 方為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為秘書監外議以
 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
 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
 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
 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二年四月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仲方貞
 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駁謚之後為德裕之黨擯斥坎
 珂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
 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

據新舊二唐書韶州志參脩○白居

易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禮部尚
 書范陽張公墓誌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
 司空茂先之後永嘉南遷始徙居於韶之曲江縣後
 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
 節度使廣州刺史駿中監諱九臯公之王父也贈尚
 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贈潁州郡太夫人陳氏
 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監察
 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太夫人崔氏公
 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景宣進士茂玄明經智
 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襄行揚瀕校書郎陸賓虞公
 之婿也公即僕射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舉及第博
 學選登科初補集賢殿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補正
 字選授咸陽縣尉鄠坊節度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
 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
 金州刺史支郎中駁宰相謚議出為遂州司馬移
 復州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
 史入為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再
 為太子賓客再為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秘書監勳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
 封至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

日薨于上都新昌里第詔贈禮部尚書以某年八月
 某日歸葬於河南府某原某縣附僕射府君之封域
 焉某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
 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至詔一府君神道碑及丞
 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撰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
 相文獻始與公廟碑由文德禮秉筆者許之文獻始
 及輔弼明帝號為賢相餘慶濟美宜在於公公其
 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為人溫良冲澹恬
 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諒肅然有正人風在官寬
 重易簡綽然有長吏體為子弟孝敬為伯父慈和與
 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愠不形於色入仕四十載
 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宜
 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道交心慕德久而彌篤故
 景宣等以論議先德見託為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
 銘曰有唐張氏世為儒宗文獻既沒鬱生我公我公
 風灑學與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于家道積
 厥躬駿足逸翻天驥溟鴻始自筮仕迄于達官六刺
 藩部再珥貂蟬六諫選重尹京才難賓于望茲寵在
 蓬山凡所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

洛郊北遷中阜高原佳城一則
 陵谷惟遷所不泯考令名藹然

蘇妙字觀妙南海人其先家本雍州武功父又為京
 兆少尹始徙廣州妙幼竒穎讀書通大義索官至泉
 州刺史有惠政行春門樓有白雀來巢見妙出每飛
 集車蓋上泉民歌頌之先是又以父瓌兄頴世承台
 衮每懷盛滿出居服嶺荒遁終身名其二子長曰復
 取萬物並作吾觀其復也少曰妙取常無欲以觀其
 妙也妙兄弟皆好道奉事老子而儒行亦脩云五世
 孫紹之最知名據唐書廣州舊志脩○張祐送紹之
夜月江流闊春風嶺路深珠繁揚氏果
翠輝孔家禽無復天南夢相思空樹林

何昌期陽山人少有膂力能制奔牛群兒畏之及長能挽二石弓以是知名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朝廷詔下郡邑求武士昌期與同里李玉珪應募郡守試之蹋張超加人一等乃送隸元戎帳下時賊帥高秀崑大侵河北震動昌期時為裨將與衆謀曰秀崑故哥舒翰將也勇悍有謀若布陣既成難與求勝不如乘其未陣擊之乃先士卒登大嶧陷陣賊衆披靡遂敗之秀崑退走方承平日久士氣靡餒迨祿山叛望風奔北者十軍而九及昌期以果敢倡諸將皆相謂曰南人素孱劣猶爾可居其下乎爭先踊躍求自效

祿山之破自秀崑之敗始也有司上其功上甚嘉之累遷千牛衛上將軍封寧國伯昌期於兵書不甚讀然能伏忠義奮威武氣蓋三軍軍中目為何十萬言其材勇足十萬人敵也玉珪字少襟少以氣義勇雄為鄉閭所欽懼身長八尺五寸雙手過膝吐音洪亮如鐘後為郭子儀部將子儀每愛其膽力常置左右平安史復兩京與有力焉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人服其勇隸元戎幕府官至右衛將軍卒歸葬陽山漢鄉人廟祀之

據連州志廣州人物傳參修

姜神翊字祐之欽州遵化人其先自天水徙南海至

神翊爲欽州叅軍始貫遵化系遷舒州刺史脩皖山
祠建四望樓政令嚴整淮南盜賊不敢入境子挺以
父任爲盛唐令徙家九真後占籍愛州日南縣子公
輔據唐書舒州志
一統志參脩

公輔字德文登進士第補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
右拾遺歸掃父墓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遷上書
以母老家貧賴祿而養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
兆府戶曹叅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進見敷奏
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叛謀合田悅以蜜蠟裹書間道
邀其兄泚太原馬燧獲之以其書上聞泚不知也召

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
養虎無自詒害不從泚遂家于長安俄而涇師亂建
中四年十日犯闕帝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扣
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坐奪兵權居
常怫鬱不自聊不如遣人捕之使陪鑾駕若群兇得
之必貽國患帝曰已無及矣遂行公輔從幸欲駐鳳
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
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
亦記方士桑道茂言遂趣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
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已爲帝者宰相盧杞曰泚忠正

廣通志卷之五
卷之五
三十九
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已而偽詔至且知群臣
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
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
處外竊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
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
山南至城固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常宥
而遇播遷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今非久
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方行路且從儉薄以濟
軍士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為塋
壠宜令造一磚塔安厝為費甚微不應宰相關預公

輔忽進表章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爾朕比拔擢
為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諫議居宰相獻
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防微而豫弼之乃
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所宜言然宰相論
事但問理之是非不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
大而作之何傷如其非則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曰
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在奉天時已欲
罷免後因公輔求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因循
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其官所以固論造塔實直
取名也據此用心豈是良善贄再三救護帝怒不已

乃罷為太子左庶子尋遭母喪服闋復為右庶子又
之不遷洎陸贄為相以翰林之雅數問之贄密謂曰
嘗見郴州竇丞相嘗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且有
怒公之言謂竇參也公輔懼奏請為道士未報他日
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
泉州別駕遣中使賫詔責參順宗立起為吉州刺史
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據新舊二唐書參脩
常善道字守約南海人代為郡著姓善道博學能詩
而不好章句俗儒多非之少作縣吏節度使張九章
與語竒之乃免其役俾佐書記益究墳籍遂通三禮

掌帥府威儀為零陵令歲旱民有流移為盜者開倉
賑之境內遂安遷郴州太守有訟驚者問其所飼甲
云稻穀乙云糠飯叱而留之明日視遺矢有芒殼召
甲歸之人服其明兄弟訟田召終鮮者給之訟者感
悟更為輯睦有八子長注遯跡不仕闢園鑿池朝臺
之陽曾玄累葉不應辟舉號常隱居家許渾詩秋來
繫馬朝臺步夕陽村逕繞山松葉暗柴門臨水稻花
香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簟涼西去磻溪猶
萬里可能垂第七子滂登進士第上章歸養善道沒
白待文王
後乃出仕官至象州刺史陳陶送常七使君赴象州
符息夷通荔浦龍節過蒼梧地理金城近
天涯玉樹孤聖朝朱綬貴從此展雄圖

何如瑛新州人五世祖言據有溪洞爲雲浮鎮將父
遊秦頗讀書知大義覺其兄遊魯有異志即棄產費
與妻子客寓合浦爲採珠徒長如瑛失怙能自樹立
讀兵書善騎射從江右觀察使李勉爲折衝都尉以
平盜功遷左威衛將軍克桂州防遏使呂太一之亂
賈勇先登擒其裨將嶺表遂平及楊慎微代勉節度
嶺南或言如瑛與羅州首領馮季康入廣州時多匿
貨寶遂執之搜其家得珠琲乃父遊秦所遺也與季
康皆死觀察使徐浩爲二人訟寃代宗下詔褒贈厚
恤其家初如瑛在鄱陽遇貧士陶洪悅其文詞每調

給之至是掌浩書記知如瑛素輕財好義軍中所獲
金帛輒頒士卒道逢老穉必有賜予因是知其必不

苟取浩遂力爲申雪云

據唐書冊府元龜參脩

劉軻字希仁曲江人其先家本沛上天寶之亂祖効
携家自淮入湘至韶家焉軻生大曆中父綺方商於
郴感異夢亟買舟歸見其風骨竒秀大異之曰興我
家者此兒也吾夢孟子顧臨因以軻名之成童嗜學
博洽靡所不通從學月華寺僧慧朗禪師遂窮內典
貞元初扶風馬植見其文嘆曰韓愈之流也自是入
廣求師聞壽春楊生寓羅浮講授春秋軻杖策從之

道者數年乃馳書於植曰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三代聖王既歿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軻以不下牀而求之其在生矣每一講問疑周公孔子左丘公穀迴環在坐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乃下羅浮隱於匡廬山耕田自食其力夜忽夢一書生自言其祖落於此僧瘞之牖下不能自安乞為遷葬軻訪得其實具視寔之及還虎溪今武溪在韶州曲江夢書生來謝持三鷄子俾食之軻嚼一吞二自後文學倍優韓愈南遷過韶聞軻之言欲記其事後以事不果軻所為文精邃追逐古人閉戶著書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

書古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

禪五革一卷三傳指要則著於羅浮者後以韶籍登

進士第歷官史館嘗以春秋條貫取歷代刪冗補闕

成一家言馬植薦之至侍御史世稱其文章與韓柳

齊名

據韶州志唐文粹廣州人物傳參條○軻文集今可傳見於唐文粹者僅一篇

盧宗回字望淵南海人少時讀書日夜忘寢食同舍

生見其所作嫉之假以他事毆宗回宗回遜謝恬不

與校由是為鄉鄰所重舉元和十年進士官終集賢

校理久之聞父有疾浩然乞予告歸卒宗回嘗寓長

安有題慈恩寺塔詩時人傳誦愛之為刻以榜至今

存焉據唐詩紀事筆談參脩○宗回詩東來曉日上

情色墮關千九重天關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

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沈括筆談亦載此

詩品彙改東來為東方欄干為朱欄非是

李文孺字元質南海人少善書札漸摘文藻以詞翰

知名仕為番禺從事元和中應湖南徵辟道樂昌遊

溪石室衆推作記揮毫立成情景畢萃見者駭服

轉觀察推官罹憂東還帥府孔戣甚重之延為記室

每事周咨會韓愈謫潮州刺史請於戣加優禮戣從

之月給送使錢愈遜謝不受時論兩稱其賢韓愈潮州謝孔

大夫狀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

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

送使錢克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

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

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

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

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積之於室非廉者所後在湖

南以侍御史充節度判官江陵有兄弟甲科者召燕

固辭帥譙其傲幕客不能終篇文孺為足之曰犇犇

棣華異有懷而靡及幡幡瓠葉同式飲以庶幾謂其

非奉使也其人惶恐謝過成禮而去帥大悅厚幣謝

之性剛方嚴重竟以舉刺忤帥罷歸家徒壁立惟玩

圖讀書而已曾孫休亦好學有祖風致據湖南新纂

雜記參脩○劉滄送李休秀才歸嶺中南泛孤舟景

自饒蕪葭汀浦晚蕭蕭秋風漢水旅愁起寒木楚山

武溪集番禺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十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二百十

二百一十

二百二十

二百三十

二百四十

二百五十

二百六十

二百七十

二百八十

二百九十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三百十

三百一十

三百二十

三百三十

三百四十

三百五十

三百六十

三百七十

三百八十

三百九十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四百十

四百一十

四百二十

四百三十

四百四十

四百五十

四百六十

四百七十

四百八十

四百九十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五百十

五百一十

五百二十

五百三十

五百四十

五百五十

五百六十

五百七十

五百八十

五百九十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六百十

六百一十

六百二十

六百三十

六百四十

六百五十

六百六十

六百七十

六百八十

六百九十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七百十

七百一十

七百二十

七百三十

七百四十

七百五十

七百六十

七百七十

七百八十

七百九十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八百十

八百一十

八百二十

八百三十

八百四十

八百五十

八百六十

八百七十

八百八十

八百九十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歸思遙永夜依聲和落葉晴江月色帶回
潮故園新過重陽節黃菊滿籬應未凋

趙德海陽縣人進士元和間韓愈刺潮置鄉校延德

攝海陽尉為衙推官勾當州學事稱德沈雅專靜頗

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宗孔氏

可以為師昌黎集潮州請置鄉校牒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

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川德禮未有不學校師

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

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且不識鄉飲酒之

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

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問後生無所從學

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

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

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懼崇之風刺

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尉饒

昌黎集別趙子詩我遷于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

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

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簾弄明月珠及我遷

於北徙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

高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蚌羸魚

鼈蟲瞿瞿以徂徂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

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

嘗同不可一埋區宜各 有婆娑海水南簾弄明月珠

之句又以平生所作文授之德讀而序之曰昌黎公

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人之遺文不相上下所

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楊雄所授受之

實也即其所言則其中有定見是非已不謬於聖人

廣輿通志卷五十五

昌黎集

卷五十五

然德崛起於盛唐文章氣節卓有植立為潮學宗固非待昌黎興起者學者稱為天水先生後世思其德

配祀昌黎云據潮州志

區冊南海人也系出區冶子之後著於長沙以南為名族冊為人喜讀書循理謹持雅飭惟恐戾于典則人樂從之遊家徒四壁立經細盈其間挾卷呻吟無少倦時下筆為辭章千百言袞袞不休自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以言宮市極論天下根本為幸臣所讒貶陽山令愈大儒也以道自任世方之孟軻冊以道喪學絕無所依歸遂冒

險往陽山師愈愈亟加稱許及冊歸省其親為文送之其見重於愈者如此二十一年愈徵為江陵法曹累官吏部侍郎文章為一代鉅工冊因是知名時又有區弘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弘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弘蓋與愈周旋頗久命遷法曹時弘送至荆門及愈入為博士弘亦隨之冊場洪興祖謂弘即冊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夫顏淵得孔子而名益著樂正子獲教于孟子而造詣乎善信之域孟軻之沒道幾磨滅其有明之者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唐得一人焉韓愈雖或未醇亦可謂千一之儒矣愈來淮南

冊從之遊特立與起知所向慕賢矣哉名垂不朽宜也
也韓愈送區冊序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俾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承尉天荒茅草竹之閒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

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十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白賓借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禮義之說欣然而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送區弘南歸詩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依鷓伏以飛淘淘洞庭莽翠微九疑巉天荒是非

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我遷于南日周園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藝訓或從遠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繩微雖有不逮驅駢駢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荆州來京畿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不道能自肥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踟躕衆駿事鞍鞿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差希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發封淚痕啼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蓋側疾闌出房無人感蚺蟻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蚤沉海底氣昇霏彩維野伏朝扇暈處子窈窕王所如苟有令德隱不昧况今天子鋪德威蔽能者誅薦受機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常業成志樹來願頌我當為子言天扉

常昌明循州龍川人家素饒富昌明勵志讀書工於詩律詞賦長慶中進士及第嘗上書宰相李吉甫責以協恭和衷之義併獻所作昂實賦吉甫稱重之累

官校書郎轉秘書丞秘書清華之職自吳郡張率之
 後東南胄緒未有任者昌明耽閱麟署慣乘鹿車雖
 荀勗之注寫竹書薛夏之移坐蘭閣莫能過也竟以
 勤瘁卒于官此乃別一人也語在唐詩紀事○據記

蔡淵
海脩

鄭愚番禺人家世殷富騶僮布滿谿谷皆純衣鼎食
 愚幼穎力學嘗作詩有句曰臺山初罷霧岐海正分
 流漁浦颺來笛鴻遠翼去舟隱然有濟川之志識者
 知其公輔器也開成二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
 書郎系遷尚書郎咸通初為桂管觀察使所至廉察

吏弊闔境肅然三年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苛慘深
 刑為邕州軍士所逐詔以愚代之瘡痍嗷嗷方撫循
 不暇會南詔入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勅發荆南湖
 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二千詣邕州受愚節
 度而嶺南東道又奏蠻兵必向邕州宜先保護未可
 馳赴乃勅愚分兵備禦而所發諸道兵竟不進襲又
 奏求益兵愚支扞半載邕州得免無虞朝廷復督責
 之愚乃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於是詔義武節
 度使康承訓代為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
 與之俱亟往救襲則已無及矣承訓上言愚在鎮善

御守狀朝廷於是始知愚之功即召為禮部侍郎咸
通八年知貢舉舊制詩賦多出古句為題士習蹈成
篇時詔放雲南子弟還國愚以此試之士多閣筆及
放榜鄭洪業第一人及第輿論咸頌其公云黃巢平
後廣州殘破僖宗中和初命愚出鎮南海以撫綏功
召拜尚書左僕射後三載愚薨無子詩文多散逸不
傳僅見一二首則皆奇作也初愚之泣柱也同平章
事魏公崔鉉在荆南愚以鉉負海內重望乃袖文卷
着錦半臂謁之鉉訝愚自為進士未嘗以文章及門
實案不視惟留夜飲愚辭出更衣賓從竊謂此去應

是慚其不稱爾既而復易紅錦就席兀加煥麗教莫
能測鉉因愚出閱其所業歎賞至再曰真銷得錦半
臂也愚鎮廣時嘗於越王山構亭作記今不傳唐憲宗授
鄭愚嶺南節度使制門下朕推轂求材登壇命將每
於邊遠左屬賢能况邕南地界蠻鄉甫新戎號外虞
連歲創痍焚劫之餘上將開藩兵甲繕完之始終權
所寄慎固尤難用迴接之仁往整律竭之積具官
鄭愚價高東序氣茂南薰挺超卓之奇名蘊精剛之
利器詞源屬濬其波瀾經笥莫窮其豁畧貯疑自却
堂舉秀儉府增華霜署諫垣聯翮羽翰即曹史詔洋
溢聲光益部播戎卒之功商嶺著條刺之跡博洽強
志居無流心遠略精能動有餘地日者熟其業用委
以察廉果能宣布惠和講求利病纒報下軍之政已
蘇闔境之人發為歌謠流滿道路朕以朗寧地分零
桂共控夷蠻將以重城鎮於兩江壯服嶺於西道俾
崇旌節用固疆陲而屬統馭有乖拊循生變戎章既
失城守已離宜得通敏之材以敷勞徠之旨是用輟

於隣部授以軍麾載觀易地之能俾服揚旌之貴既
 懋帥節仍長憲臺勉承顧遇之榮貯觀輯柔之績可
 寺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西道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唐詩紀事愚廣
 州人唐末為相香山志邑有南臺山石岐海愚詩及
 之其為邑人無疑矣○據温公資治通鑑廣州舊志

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
 景廊坊從事瞻奇偉有文學才思豐敏大中元年登
 進士第尋中博學宏詞科除尚辟署鹽鐵府累遷太
 常博士劉瓌執政素重瞻之為人薦為翰林學士拜
 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

捕太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逮繫宗族三百餘人瞻喻
 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曰脩短之期人
 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
 成差跌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械繫老幼物
 議沸騰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
 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温璋等力諫帝大怒即日賜罷
 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常保衡
 與路巖共譖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廉州刺
 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
 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

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瑄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叅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讒擠舉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爲常路之黨劉鄴者鳩之也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

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子三曰混曰陟

曰延賞渭南尉右拾遺論曰瞻之貶也天下以為戚

任人耳目矧臻茲乎意其贊元經體必有大過人者何則律身苦節有所不爲斯其驗也傳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瞻之謂歟惜史牒所傳特直言一事而止耳通鑑載瞻見斥時鄴有力焉及再相鄴置酒延之歸而卒胡寅以謂飲仇人之酒推誠之過也雖然禍福之來天也天不可移智者有所不通奚瞻尤耶○據新舊二唐書連州志叅脩

莫宣卿字仲節封州開建人父讓仁有隱德宣卿早

孤受母梁訓幼即雋拔稱為神童一日與群兒戲沙

中題詩有云我木南山鳳豈同凡鳥郡人大竒之比

長構書屋於麒麟山下奮志讀書大中五年狀元及第授台州別駕以母老乞歸養賜其鄉曰錦衣今縣之金縷村有莫狀元讀書堂及片玉亭嶺南人大魁天下自宣鄉始宣鄉省試百官乘月聽殘漏詩建禮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霽祥光起罪微瑞氣攢忻逢明聖代長願接鸞鷟○同榜進士柳珪送莫狀元歸省詩青鷁聚送謫僊人南國榮親不及君椰子味從今日近鷓鴣聲向舊山聞孤猿夜叫三湘月正馬朝侵其族人五嶺雲想到故鄉應過臘藥欄猶有異花薰

休符受知鄭愚為融州刺史權知春州嘗著桂林風土記據肇慶志唐詩品鄧承勲南海人績學膺薦上京師從宰相劉瞻制誥

久之登乾符五年進士筮仕為虔州司馬待選家居時節度副使柳玘甚禮重之錄其家範以教子孫會黃巢破廣州執節度使李迢索玘甚急承勲潛以小舟濟玘告難長安後巢賊平承勲拜江州刺史謝病歸據舊唐書南邵謂翁源人少貧賤屈為縣吏令有客至目使搯牀者三謂不應又頤指之者三謂不應令乃怒慢罵之謂瞪視曰咄吏豈供汝搯牀者邪且讀書干祿亦易與爾大丈夫當仰居人上安能俯為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胥敢爾盍牽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謂不為

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著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
 有如髮發憤讀書罔間晝夜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
 十里許平居雙髻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謂不
 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吟尤工古調學
 既成爲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聲華燁燁於薦紳
 間有詩一卷翁源人刻之傳於世據韶州志廣州人物傳參脩
 何昺其先曲江人後徙番禺少聰悟日記萬言大中
 初進士筮仕著作郎遷瀧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
 迨禮重之累遷容館經畧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昺
 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峒賊梁宗燭叛昺單車往說之

賊徒露刃林立昺從容諭之以禍福且曰汝曹何不
 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竊聞何使君高誼之日久
 矣開示逆順大有造於吾人是吾儕再生之秋也其
 敢違命以干天刑即率其衆歸耕終昺之任無胥篋
 者廉辨二州歲大侵賑濟不足以俸周之會昺小疾
 民有燃指禮佛爲之禱者昺善星曆時朱全忠強逆
 不臣昺誡諸子曰汝慎毋事全忠全忠克惡類祿山
 必有慶緒之禍以勢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言
 之唐家當復興晉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昺沒後
 友珪弑全忠莊宗滅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

事莊宗子澤最知名

博州人
物傳參脩

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獵
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
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歛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
熟柰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
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
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
數上書言事皆國家大務當疏言請置太子侍讀明
宗勅旨曰澤處班行深明典制固根本而別彰憂國
上封章而足表匡君其所敷陳實為允當特議施行

是時儲宮久虛士論黷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
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
吏部郎中史館脩撰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
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
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蠲紙澤
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民便之澤與
宰相趙鳳有舊數求為給諫鳳不許乃以為太常少
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
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
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於河陽澤時年已七十矣晉

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嗚呼亂世信
難為臣哉澤之仕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
以笏叩額北面而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為澤外雖
直言而內實邪佞明宗暮年澤慮國本未建即遣婢
宜子詣醜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史又以為
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愚謂明宗於
五代號小康日以明主未為太過矧亦臣子尊稱之
常也五代諸君篡弑相踵未有建儲者使秦王苟立
或免弄兵之禍國有長君從珂未必能遽取也可多
罪澤哉雖然晉高祖之命澤不拜可也使澤居唐盛

際誰謂非直臣哉嗚呼亂世信難為臣哉

據五代史太平御覽

河南通志廣州人物傳參脩

張詢字正言南海人家貧力學工於詩性行孤潔不
下書帷而百爾藻藝莫不玄悟超絕舉進士不第後
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善貌吳中山水中和年隨車駕
至蜀中人重詢名爭詣求之嘗為昭覺寺僧夢休作
早午晚三景於壁間謂之三時山僖宗駕幸茲寺見
之歎賞彌日以是與夢休交善值唐亂遂依托焉王
建據蜀稱帝其太子簡王欲遷畫於東宮為壁泥通
枋移損不全乃寢

據畫小史脩

李謹微德慶人天祐年進士授番禺令之任夜泊三洲時夜半月高作歌吟聲有一漁父拏舟而來長揖謂曰適聞子吟嘯有觀國之志偶就子會世將亂矣宜高尚雲林以保天年言訖不見謹微悟遂隱不仕

據肇慶志脩

張鴻連州桂陽人唐天祐末年進士方將筮仕知運祚將易遂隱遁不出天下聞而高之為詩清絕世所傳誦著述甚裕有集十二卷行于時君子曰自唐季迄五代可謂無道之世也已視墓弒為飲食棄彝倫如弁髦豺狼冠纓而鸞鳳伏竄仕其時猶湛身不測

之淵以自娛也若李謹微張鴻者豈非賢哉據連州志修

陳萬言封川人唐僖宗乾符二年進士為歙州刺史

明恤民隱能折強豪時稱能吏晚歸隱漁村乃苦刻

作詩人甚稱之萬言漁村雜詠詩勝有蓬茅按要津絕無車馬

雨過莎青處處春笛弄烟絲長是醉曾連霞綺不為貧堪嗤呂望貪名去留得蘆花滿渭濱○據肇慶志修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登進士第初任省時夢登高臺耘草得玉麟及除弘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是職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日非即拂衣歸隱至德令周繇與環友善

極稱許之又有黃隱居者家于朝臺往來羅浮與環

莫逆日以琴樽自娛時人稱曰南濱三隱據廣州人

周繇送揚環校書歸廣南詩天南行李半波濤灘樹

枝拂戲綠初着藍衫從遠嶠乍辭雲署泊輕艘山

村象踏挑擲葉海外人收翡翠毛名宦兩成歸舊隱

偏尋親友興何饒○許渾送黃隱居歸南海詩瘴霧

南邊久寄家海中來往信流槎木藏萬畧多殘笋樹

過猩猩少落花深洞有雲龍蛇骨半巖無草象生牙

知君愛宿層樓頂坐到三更見月華○按

黃隱居住羅浮疑郎刺史黃勵見外志

陳拙字用拙以字顯連州人少肄習禮樂尤長於詩

登臨湟樓賦詩有云浮世自無間日月高樓長有好

山川送長沙使君末云人說洞庭波浪惡使君身是

濟川舟人傳誦之

有詩集今不存 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見

朱溫弒逆遂假使節南歸加清海軍節度使劉隱同

黎球殺其帥盧延昌自立未幾球死牙將李彥圖代
知州事洞潛請巖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
梁主聞巖與楚相攻以右散騎常侍常馘等爲潭廣
和叶使往解之洞潛請巖求婚於殷殷妻以女由是
百粵休息巖遂建國以洞潛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洞潛以梁使趙光裔乃宰相光逢之弟遜使位居已
上巖從之立學校設選舉百爾制度皆其所定也巖
後倚信將士以輔適嗣洞潛夔諫不聽遂謝病歸卒
語在事紀梁唐之世天下大亂而嶺海小康洞潛與
光裔之方也

據溫公資治通鑑
新舊二唐書參條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
菴之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績
文聞於時尤善爲詩每遇山水會意處操筆留題殆
遍自謂所學未賡乃遍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
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宜春鄭谷爲湖海騷人所宗
一見亟稱揚之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奪真宰所有
也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
陰符鬼谷論修治之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
器爲有司所薦登梁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
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龔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

平章事隱遂留用之未幾温果篡位改元開平用拙
勸隱仍奉天祐年號隱是其甚言而不能用遂掌書記
攝觀察推官比隱病篤用拙撰表請其弟節度副使
巖權知留後乃薨巖襲其位益信任之乾化四年奉
使吳越吳越王錢瑒與語稱其專對賚以金幣用拙
遜謝歸以獻巖巖稱南漢遂用爲吏部郎中知制誥
卒用拙明悟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載琴家論
議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古調無徵音仍補新
徵音譜其法以四弦中徵統會樞極黃鍾正宮合南
呂宮無射商卽徵音也知音者皆祕之其書遂不傳

據連州志温公通鑑王海參條

楊洞潜字昭玄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遂寧太守回回生勉自蜀踰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潜居南越四世矣少好經史有權畧劉隱薦為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畫策取湖南容管皆其謀也及巖繼立洞潜首言刺史不宜用武夫宜廣招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巖悅從之由是名流畢集選任得宜嶺海人治時楚王馬殷與巖爭掠嶺南西道巖戰屢勝盡有五管以功表洞潜為節度副使加御史中丞鎮南將

之置之幕府官至大記安石字公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偽云未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重囚啓鑰機發矢貫胸臆全忠嘉嘆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行不及損也曹松送邵公石先輩歸省宜忘涉驛勞青雲且慶少白日一飛高轉楚聞啼欲臨湘見壘濤連陽沉飲徧何地佐旌旄○據廣州人物傳連州志嗚呼五季之世天意晦育賢人退隱其得位者大都權理攻剽之徒耳損之學雖曰未純使有所施未必無可觀者惜也鬼神實司之責志以沒罔攸用

簡文會南海人幼穎異言善於詩行為人耿直無私

南漢高祖劉龔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

右丞逮事太宗劉晟諫其暴酷晟怒謫楨州刺史盡

心民事卒于官所居鄉號魁崗堡其居有簡狀元井

云據文會裔孫存忠口語脩○按存忠年一百四歲

猶能談文會歷官建議事頗詳悉又云同鄉廷岡

倫公文叙為儒士時浚井得磚銘曰

簡狀元井與予舊開昭合故錄之

石文德連州人少志學一覽輒不忘弱冠讀范曄漢

書摘其瑕璽數百條為之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

守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晉帖數紙於破箱

中及閱殷璠詩選模倣久之遂出儔輩上遨遊湘萍

間無所知名僦屋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

與語大見稱許會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迤

竒拔昭禹驚曰子文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

隸詞學秦夫人卒王命中外有文學者為挽歌文德

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

德乃有此作評以為同列第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

改其鄉為儒林鄉甚親重之會宴常春堂希範出玉

杯為賦詩者賞李臯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乃更盡

美王復賚以玉鑿滴由是諸學士多嫉其能者尋出

為融州副使蓋入譖者之言也希範性汰侈營建征

討無虛日稅諸州楸木皮蠶動至數千文德上書切

諫發下承父兄之業撫有南土填給國用愛卹黔黎

惟日不足近聞土水日興兵戈日尋非所以保國

交鄰之道也夫農為民本食乃民天今廣取皮革牛

圍戶空耕氓逃窟轉為寇盜臣不謂可一也外帑之

儲費於淫巧養兵之食耗於工匠或有變虞將何所

賴臣不謂可二也諸侯五廟古今所同七廟並營恐

非猷典臣不謂可三也巨木售干異邦使者恣為蕪

利陸轉水運顧募尤難一木之費至踰百萬道路敷

嗽忍藏不測臣不謂可四也武穆王之世四鄰不聳

九府流通猶且節用服食以贍軍國今沉檀以雕柱

棟文繡以衣垣宇倉廩無復紅腐閭閻盡夫赤亥廣

孝繼先似不如是臣不謂可五也虎祈宮成諸侯叛

之桓宮刻楹春秋刺焉今荆粵闖我籬藩吳會傾我

西北費用疲民何以禦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戮下

厚渥出華門而登廣廈脫布褐而掩青紫捐驅報希

德自料無繇昧死盡言惟大王思至計以惠社稷希

範得書憑怒昭禹營採之乃免譴會文德亦卒文德

性剛介不苟合或充之曰君剛復方確真與姓同文

德應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且子不見石上可補天

次足攻玉邪世以為善諛所著有唐朝新纂三卷行

于世據湟川志九國志類說參脩

邵廷珩者東莞人也宗族蕃衍姓其地曰邵村事劉

鋹為常侍宋太祖受禪廷珩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

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兵將不識旗

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自然

之勢也聞宋君有一天下之志今益邊兵欲窺我地

宜脩兵為備鋹憤然不以為慮惡其直言恨之大寶

十三年宋師南伐克郴州銀所遣將暨彥贊戰死餘
 衆退保韶州銀於是始思廷珣言加廷珣東面招討
 使命率舟師屯洸口以禦宋師廷珣素有智勇於是
 招輯亡叛訓士卒脩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會有投匿
 名書者譖廷珣將圖不軌銀信之遣使賜廷珣死士
 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珣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
 相與立廟洸口祠之祁順弔辭世有竭忠以致怨兮
吾不知其何因非夫子之不幸
兮蓋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勃興兮天命歸矣
南漢昏冥兮霸圖衰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以
逆天匪脩備則通好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懇
歎兮由忠誠之內宣彼俛俛其弗釋兮羗獨以為狂
言怒斥參苓兮諱藏痼病焚棄五谷兮烹羞革蓐宮
庭之不處兮置身檻穿以醜毒為良味兮謂坦塗為

驗徑曾敷官茵兮數觸門墻井石兮于兮乎以為祥
為物理猶弗察兮又何難於奸良繫庸愚之難蔽兮
固賢哲之所怪寧盡心於所事兮忍坐視其顛敗握
舟兵于要境兮修邊備而弗懈人方視以為安兮忽
罹詭而遭害讒何親而可愛兮忠何辜而見仇豈天
運之使然亦人事之所羞身雖歿而名存兮在夫子
夫何尤覽芳祠之舊趾兮山水助其清幽系曰浮雲
真漾吁噫露兮霜露悽慘霰雪侵兮麟鳳就烹梟狼
橫兮梁摧棟落大厦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克商
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傷兮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聰穎游鄉校力學不怠父
 以家貧且賓于無他兄弟力止之賓于進曰衆星不
 如孤月明牛羊滿山畏獨虎父奇其志晉天福九年
 登進士第仕湖南江南歷縣令水部員外郎終郎中
 賓于能詩有盛唐風致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

日賓于以詩數百篇號金鰲集獻之大為稱賞因採
 集中尤異者數聯馳書朝廷聲譽藹然李昉者同年
 進士也與之友善後昉仕宋官翰林學士而賓于猶
 為南唐郎官寄賓于以詩初攜寶劍別相潭金榜標
 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
下只今詩
 句滿江南蓋惜其不顯融也後歸老于鄉號群玉峰
 叟年八十卒賓于以詩鳴為世所重性好獎拔後進
 新塗令李有中者詩有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之
 句賓于稱為方干賈島之徒有中山是知名宋陳堯
 佐序其金鰲集有云如百丈懸流轟轟灑落蒼翠間
 清雄奔放望之豎人毛骨自五季詩人以來未有過

賓于者也今其集不存嘗於類書中得賓于所為公
 子行焉其詩曰錦衣紅奪彩

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
 苦力驕驄馳處麥青青亦佳句也族人礮字子純

性落魄耽詩酒多遊僧寺嘗以詩贈史虛白云詩
 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太

平興國中自吉水還故鄉逾年卒十餘年後其友成

務崇於江左遇之以為得倦云據湟州志氏族大全
 文獻通考文翰大成

參
 脩

薛崇譽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筭仕南漢累官至開府

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宋太祖遣師克廣州崇譽

義不降後被執死之據一統
 志脩

鄧恂美連州人有敏才工詩賦特湖南朱昂博學號

朱萬卷士類無當意者獨推遜恂美天祐中與孟賓
于並為李若虛薦入洛陽擢進士登第後還家為湖
南節度使周行逢所留辟為館驛巡官置幕下恂美
背偃時謂之鄧馱子性頗迂僻如其形衆多不悅之
者行逢因此禮待日薄故雖處府僚而食不暇給同
年王溥為相聞恂美不得志乃寄詩曰綵衣我已登
黃閣白社君猶窘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翰
林學士李昉亦恂美同年也物贈詩云憶昔詞林共
着鞭當時鶯谷喜同遷
關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君遇已知依玉
帳我何才藻步花磚時情人事堪惆悵天外相逢一
泫然恂美和二云詞場幾度讓長鞭又向清朝賀九遷
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馳名早已超三

院侍直仍忻步八磚今日相
逢翻自愧賡吟對酒自潸然召至傳舍相見話舊不
覺號慟因倡和款談竟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呵責
之黜為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官署
殺之聞者無不慟惜行逢猜忌鷙酷群下多以譖死
其妻嚴氏遯於郊以避害至是又殺恂美士流益不
附後李昉再銜命祠南嶽知恂美墳在近徒步百里
為詩哭之古人布衣交未有若昉者也嗚呼余讀五
代史嘆夫朝為宰相暮膏斧礮者往往而是悲當時
之人何不幸也及錄鄧恂美事益悲是時無妄而嬰
戮者不特將相大臣也禍遍章逢逮及毗黎可知矣

此所以為亂世也歟且恂美特一迂僻士爾行逢殺
 之猶失士心然則得一士而可王豈虛語哉五代時
 湖湘號多詩人譚用之廖光圖為之冠連郡名士又
 不特恂美有黃匪躬者元恂美時胡君昉者後恂美
 時匪躬連山人也負詩名有志大惟憂國恩深豈顧
 身之句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先在江西鍾傳幕掌奏
 記楚王馬殷傾慕之值匪躬使事至殷大喜盡蠲其
 門戶租稅君昉隱居嘗遇羽客得吐納長年術二人
 皆有集傳于時而君昉集號蘼川其句有曰水邊閒
 詠處雲島日斜明人以為得詩家三昧云

據隍川志
三楚新錄

廣州人物
傳參條

陸光圖四會人祖東升為劉隱裡將守端州及龔建
 國累遷兵部侍郎父昂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光
 圖生長華胄讀書知大義仕至閣門副使劉鋹時文
 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圖堅求外郡遂出為郴州
 刺史鋹昏愚以郴為極邊惡地故徙任之光圖至郴
 周恤窮民招輯兵士郴境賴以寧謐民呼陸父大寶
 十三年宋師來伐光圖遣兵柵騎田嶺會雨漲黃溪
 水溢宋將潘美至順流破其柵遂取郴州光圖與大
 將暨彥贇力戰敗績被執抗罵不屈遂俱死之鋹遂

亡國其子孫多居端州

據通鑑綱目五代史參脩○按光圖有故吏隴姓者嘗奏

事見銀銀識之及銀降于潘美過騎田嶺雁來迎銀驚曰爾亦在此邪對曰大王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銀昏駭初以憐為極邊意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圖居之殊不知其在中國特彈丸黑子之比爾宋謝翱嘗作邱吏見故主曲語在事紀

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

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

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

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

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

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為

封州錄事叅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劉

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

名中朝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龔位強起

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易筮之得比

之復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

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

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

以避害爾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

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

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

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
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
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
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衆莫能辨或言國星
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
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
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
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
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
屬修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

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
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
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
不起乎八月疽發背疾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
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畫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
侍諭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
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
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
數卷書未成而卒

據宋史廣州人物傳參脩

論曰隋藉外戚得國雖能混一然挾詐安忍終以亡

道失之程旼蜚遐里仁之化貽穀松杉麥鐵杖死難
 於衆榆而孟才亦無忝焉皆可謂克肖者然楊廣與
 聞乎故矣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茲其時哉唐興自
 西涼因隋大壞收用英傑以寬易暴庶幾乎交泰之
 治此其所以一天下者與然挾父臣虜政治雜夷胡
 粵一家而嶺海人才亦出自溪洞陳龍樹世肄孝經
 而集原悖父子之恩審純業尚文藝而原悌達君臣
 之義至于馮盎歸命彘葉貴富其忠迥逢吉大略可
 睹矣張文獻公盡瘁社稷之後匪直身係天下治亂
 而明皇之殺三子在其寵相之後居乎其位而一代

綱常身亦係之

辭遽被踈斥於孝道奚憾焉

李鼎英謂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晚得劉瞻

二賢相果若是班與要之公輔早知朱泚之

休

山也瞻推誠以待劉鄴猶林甫也大江以南係

莫公焉先故相業與宋璟齊名而博雅為後出

之冠八 優矣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

五

近是乎其他文行如趙德詞華如莫宣卿霽霽相望

迄五季則惟何澤爾虞周之世猶稱才難故傳亦不

求其備嗟乎婦寺之禍藩鎮裔夷緣茲而起逮朱温

篡逆而僭偽煽亂極矣由曲江之罷也小人如劉

禹錫者猶加謗於其沒世矧林甫之同時者哉君子

處睽可歎也已按文獻公神道碑載嗣子拯孫藏器

則曲江有後明矣宋景德三年公九世孫元吉詣闕

獻明皇墨蹟併公遺像詔以為韶州文學天聖六年

四世孫錫文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

也而劉禹錫者乃謗九齡燕

兵無似終為餒魂何所據與

贊曰隋煬構凶天地閉塞行如程旼世化其德三相

在唐曲江其特攄厥忠誠反罹讒賊五季霸材猶知

仰式



廣東通志卷第五十五

